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二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十一

常熟潘永因編

才幹第十九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

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為變上名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乃止契丹

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迫
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以歲給三十萬外
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
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
與之今後永不為例蓋不借則違其意徒借又無其
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
明中國之大如是處分方妥
祥符中中禁火丁晉公主營繕宮室悉取土遠公乃令

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决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公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舊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𠹭取民財者其人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訩訩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呂正惠公端為相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樞密副使寇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以為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請對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

況繼遷梟獍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發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

御幾誤我事

人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溫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張乖崖

守蜀兵火之餘人懐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讙真宗不豫李文定公廸以宰相宿内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屢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大涵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訴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

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宫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宰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造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償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黄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擕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值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呉安道遵路奉使河東既

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旻卿吟詩飲酒若不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旻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芻雖已留意而竊懼愚不能獨事以旻卿之才如畧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旻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耶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

者安道大驚服以為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浚於平江為後鎮時湯

東野適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疑之走白張

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

湯遣官發視乃偽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

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庫錢示

行賞之意乃屏偽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

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

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于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
金人犯闕鑾輿南幸寇退以宗公汝霖尹開封初至物
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
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緩者不憂
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值且市之計其值與前此
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作市肆籠餅大
小為之及取糯一斛令監軍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
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觔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

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舉子時來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值會計新麪工值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令借汝頭以

行吾令也即斬以狥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官酤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官麴之值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酒汝減值百錢亦有利乎任叩頭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在頸上出率汝曹即換

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麯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瓻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值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克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故老言賈丞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

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為具賞犒募勇士樹皂纛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術若此類亦可喜

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

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徵帥蓋馮楫也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懐娠翁懼其嫗妒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以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羮為業子稍長且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為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

盡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柰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丈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償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裹服被其子以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即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

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曰此為汝長姪此為次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伴喪安得去即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諭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羣小方聚委巷茶肆倂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

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媼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彖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脊編置焉頃刻而弭奸計化有事為無事且家完而能承先志又博孝義之名一舉而數善備矣

品行第二十

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屛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

速進見竇曰聖上叔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
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
儀素稱方正其自重應爾同時陶穀為學士嘗晚召
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
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
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
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名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公加千公力辭東朝遣小黄

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尚存否曰追今蓄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緘於錦

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讐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甚感之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袒衣無害也（鞏字定國王旦子素謚懿敏諸子中鞏素最知名）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言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況陪臣乎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嘗以盤飧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常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

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葢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復啗此粥乎二公同時人其所守相類若此石介字守道兖州人王瀆應天府虞城人堯臣父也

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窸窣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訖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

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至則非也遂不復鍊試以將成之丹塗銀器塗處輒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與一道士善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元祐初起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

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范忠宣永州命下公之諸子聞韓少師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論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請以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

子遂止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慚怍而退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子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

王荆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為宰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吕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呂大慚

范淳甫祖禹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范祖禹其母夢鄧禹至寢室而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故改字淳甫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為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

為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陳瑩中初任頴川教官時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為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其言不以為忤而薦於朝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

花板齾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

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

處覔雕梁張悚然而出

呂元直頤浩作相遇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輙批其

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

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受辱如蒼頭其輩賤役

不足言望相公少存朝廷體面呂大怒曰今天子廵

行海甸大臣皆著草履行沮洳中此何等時汝輩要

存體面僕大駕返舊京還汝體面未遲羣吏相顧稱善而退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吕元直時為相顧同列曰草屨便將為赤舄既而旁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當沙堤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

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
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
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韓
起謂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
皆吳人宜留不遣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
若遽從之則知我虛實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

曰公無謂秦無人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吏持紙冪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欄襆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歉於遠譯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新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蘊藉

胡汲仲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一毫不苟取雖

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宋稗類鈔卷十一

宋稗類鈔卷十二

常熟潘永因編

忠義第二十一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

云奉旨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遥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

第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禍云

後主虞美人詞云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顔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奏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為詳太宗遂詔鉉為之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

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

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

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優王仁義之比

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其忠畧曰復得鉉所撰

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洛挹令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

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宫道德遺文

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報補反袂泣塗窮土德承餘

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

道銘雄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添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内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賈表之公望文元公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當作御史排擊奸邪否則為將帥攻討頑梗餘皆不足為也平

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熊氏者為之飼鷹鷂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久留泗上不進表之詰責之且約以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已如此許顗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四明陳秀實禾政和初為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

時稱得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
險且與中執法盧航相為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
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遷給舍則非
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及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
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可勝言
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頗饑拂
衣而起禾牽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
衷上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陛下之利陛下他日

受危亡之禍孰為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為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翼日經臣率其黨詐於上前曰國家極治如此安得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謂禾一介書生言事狂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

其子正彚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為救解及正彚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謂言必自禾發移丈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倘得分賢者罪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為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

歔陵嗣位未幾而汴梁失守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

天下歸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朝野咸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原搢紳為位佛宮而致哀焉併作疏文以叙其志文贍意直讀者灑涕其詞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儼蹕俄遷於奔電悲纏率土冤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恭蓼從君以出始慚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家之養卒攀號奚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籲上帝矧兹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

天叩九閽而靡愬禮應授地希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忱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哲遽屬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遙羈玄朔祇為蒼生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輬車之慘遺弓安在憑几莫聞萬乘墨縗將禦秦師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草埜之蹤莫効涓埃之報惟依劍果式佐神遊伏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為善寂萬有皆空猶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壞兜離響滅恒

開梵唄之潮音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然後神明助順中外謀全載木主以徂征誓修幽壤之怨奉梓宫而旋穸冀慰在天之靈

建炎初朱弁孝章以兩宫通問使爲金人所拘亦作徽廟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王倫自金還得其辭帝讀之爲灑涕

官其子三人　徽宗殂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
山聞之北面泣血搽文以祭容齋三筆云先忠宣
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徳疏
曰千歳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
之戚況故宫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
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遺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
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從摯惟嘔血伏願盛徳
之祠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先后而不朽北

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即世所謂掾文
以祭者

楚州東漸民張髙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
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羇栖於射
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
下將生啖之已刲股數臠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
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富豪今赤身
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

瘠顧膽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亦為義所激聞言嗟異

亟解㝢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

定㝢歸里資産尚贏百萬僕亦存㝢以弟待之張氏

子弟悉事之如諸父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旣而

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

學妖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平生

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

食侯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别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膴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

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四明戴獻可者踈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

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恙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馬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忠哭諫不顧

一日佾簡與其徒會飲呼蒲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喋咽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

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絶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吁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忠之罪人乎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金帥海金琶八追

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敵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琵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甓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甓中馬琦被執琵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願碎爾腦以愧降汝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從逆尚得為人耶琵八怒曰汝願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焚三日琵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琵八追及高宗故

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請為立廟祀之琦以衛士自奮古今罕儔至以焚尸緩追則叚太尉之風矣異哉

孝宗追復岳武穆官爵收召其子孫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止九千緡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葬於北山之潙身故有一玉環亦以殉樹雙橘於上識焉將死囑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購之汝始以告棺

上一鈆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訪其瘞不得以一斑職為賞其子乃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屍色如生尚可更歛禮服也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匹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等莫不寶玩充堂寢田園占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顛懸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飛墓在棲霞下其子雲附焉名人佳士多以詩弔之天台陶九成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游斷碣草深蒙贔屭空山日落叫鵂鶹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掠因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呼竟死奸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

黯黯冤魂游狴犴紛紛雨淚灑貔貅惟餘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氛埜已塵金匼匝冤旒終换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卯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説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櫬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

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覯白簡悟壬人之譖最工武穆有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

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間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

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黙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

秦太師專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秦檜秉權寖久植黨締交牢不及破高皇首更大化懲

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於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于雄劇比歲或乖于選掄汙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箎見少助風聞請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

猢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獨甚公擬名器報徼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第啚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奚顧塵鵷鷺

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壟斷豈止於子弟而為御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罷魏其而在位之中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啟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歿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

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宸衷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講於讜言造膝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顧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鶻鷄才固

絶倫張丈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黄壤之已隔在
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
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厯唐
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謟語諒非方正所樂聞側聽
褒遷别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顔甚悦一時
公議遂大申矣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為之
序仕亦不大顯

畫言事毋畫孝毋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每自言其

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爆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微過皆朝夕候之無毫髪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投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乃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舍温凊而與公軍事耶魏公歎息而許之

光堯之喪金使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

報謝使康元弼館伴錫燕汴亭仲遠因元弼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哀告遺留使亦不許至期促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籖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圍扉仲遠令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阻遏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云郢湖龍

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敬使原應修燕禮衒哀
豈合對伶工設令耳預笙鏞末只顧身靡毀䕶中已
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始獲免樂
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守禮如此為朕增氣何
以賞卿對曰北朝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政使臣死
於北亦其分耳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
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

水陸之防曰窖又築田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梃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歳往往扼關隘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用鹽薪布帛為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鉤致供爨用遂為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既而荆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

三千人皆襄鄧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匹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二刻起矴出江

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江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鋭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數萬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絶援聞救至人踴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冢殮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

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水下撒星樁雖魚鱉不能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乘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

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船百餘艘中植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以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勾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紛披貴軍皆喜躍舉流星以示之軍船見舉火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軍皆北軍也葢夏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北軍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猝不及備殺傷殆盡貴身背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為生得至

死不屈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與屍至襄以示援絶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為立雙廟而祀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樊城破三月十八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分地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

四投身火中而死

郝經字伯常元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賈似道拘之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雁獻者命畜之雁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其辭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朝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

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世皇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侵越二年而宋亡

臨安將危日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綢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紿曰朝例不許攜家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

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仕元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為集賢學士奉使贑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陞是璧之子丞相子道生佛生並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為後耳

張毅夫千載廬陵人丞相文信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暨公被執北行毅夫偕行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櫝藏公元收拾骸骨襲以重囊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曰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於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來勿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

忌其生今妒其死

鄧中齋剡字光薦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䭾天長地久多網羅南音漸少壯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其所賛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人間時

虞伯生集挽丞相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
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
如前灑淚時

閩人謝皐羽翶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
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興遠游因號晞髮子
宋亡文天祥被執翶悲不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絶千
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跪酹號慟取竹
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其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

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作西臺慟哭記其志益汗漫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

謝君直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間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元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

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别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

鄭所南先生字思肖號憶翁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志節元兵南下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更今名曰肖曰南曰憶義不

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入寺為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寺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輒引起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為怪喜佛老教工畫墨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畫成即毀之不妄與人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

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𠩄計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斷蘭不可畫甞自寫一弓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絶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其題鄭子封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且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譏宋臣之復仕元也其題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識一世之

士無足當其意也其題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踈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又曰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其題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讐也平生寡慾而好游凡過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

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云晚年究性命之學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

所南先生當宋社既墟無策自奮著心史六萬餘言鐵函重匱外著大宋鐵函經五字內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書十字沉於吳門承天寺智井中崇禎戊寅冬寺僧達浚井得之自德祐癸未至崇禎戊寅實三百五十六年矣

宋太學生會稽唐玨字玉潛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母當至元戊寅冬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恩横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發趙宋諸陵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執券行貸得數百金乃市酒醪烹羊豕招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唐慘然具告以收瘞遺骸事衆歡諾中一人曰發卯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

余籌之熟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
劉文木為匱紉黃絹為囊各署曰某陵某陵分委而
散遣之瘞地以藏為文以告詰旦事訖來集出金酬
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
骼中造塔錢塘以納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憤不忍仰
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
青樹植於所函土上作冬青行曰馬箠問髑形南面
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總飄蕩白日

裒石土六合忽怪事蜿龍卧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兔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
節天家一騎捧香來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名雖
高困囹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
坐瘨息奄奄若將絶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黄衣吏持
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宫宇靚麗殆
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黄衣貴人逡巡降揖曰
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
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

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知其由也踰時越有治中表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納拜馬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室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

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
又奇唐之遇雨高之爾後獲三丈夫子㽞立傾傾凡
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右唐義士傳所載如
此乃雲溪羅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元祐所
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
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
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
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得高孝兩帝骨斯

足矣果得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
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
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
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
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
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
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
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
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蝗不敢穴移來此冢非人
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
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
山石裂一事也胡以兩人相符若此載攷之齊人周
草窻密癸辛雜識所記云楊髡發陵之禍起於天長
寺閩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
初天長爲魏憲靖王墳寺閩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

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於是貪饕之想駸駸及於諸陵澤復一力贊成之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啟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刦取寶玉極多理陵所藏尤物啟棺之初有白虹貫空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籍以錦錦之下復承以細簟一小童攫取擲地有聲始知為金絲織成或告以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凡三日竟

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匿之蓋回回俗欲得帝王髑髏可以壓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殮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時四山皆聞哭聲晝夜不絕尋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七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羣公論功受賞官帑月費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於神櫬最下處斲視

之驗其虛實弗許旣而禮官請如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櫬仍納衮冕翬衣於櫬中不改殮從之至是被發二陵皆空無一物㣲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審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返也高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硏一枚孝陵亦蛻化無餘僅存頂骨小片内有玉瀘瓶一副古銅鬲一隻澤並取之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

骨化去者光陵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殮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諸兇棄而不取往往村民排礫得之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田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乃持歸庋置佛堂中奉事之由此家業日熾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井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

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而聞亦負楊髠之勢豪奪鄉人資產後為少年數輩狙伺道間執而蠻之就縶主者以為罪不加衆各受杖而已據此諸陵骨俱為羅陵使棺殮又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存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姑並存之以待攷　林和靖先生豈亦有頷珠者而楊髠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止有端研一枚

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輦真珈相表裏㗸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寶利其狗寶也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又裒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楊輦真珈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玨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

識過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黄袍引皃報德之夢
果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翺為托宻
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
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
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
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
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竄甲
木也元運絶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宋烏啄

槊於甲木又開先於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

輿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鳥之子果天意耶人

事也

張郢州世傑擁德祐景炎祥興於海上各擁兵南北岸

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覆舟而斃翼蚤獲屍棺殮焚

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

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故

陸樞密君實挽之有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

金甲神蓋紀實也

宋稗類鈔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三 十四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 溶

宋稗類鈔卷十三

常熟潘永因編

貞烈第二十二

慶歷中賊王則閉門不軌漁城中子女無如趙氏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為婦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

守之以賊所遺服衣之女曰妻賊何服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夫識去就知廉恥仗義死節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表表節義如是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寧不有愧於心耶

靖康二年長樂申屠氏慕孟光之為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適侯官秀才董昌絶口不吟食貧作苦宴如也

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隂
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
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知其謀謬
許之密寄其孤子於昌之所善友人乃求利匕首挾
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
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偽爲色喜艷裝入室六一既至
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
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

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塋所祭之明日悉名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夫六一陷人於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為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脇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瘗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跡

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跡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跡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塼街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

戴石屏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辭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

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

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

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而死可謂賢烈矣

義妓毛惜惜者高郵妓也端平間別將榮全據高郵以

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

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

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伎

不能事叛臣全怒以刀刃裂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

絶口後閫帥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祠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顔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矢死靡他不意得之娼優下賤可慨夫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丞相伯顔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詞於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顔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

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闕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婉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為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龍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夜半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

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
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
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
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
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
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
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婉儀名清
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

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與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元主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乃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

期月乃可事君子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過嵊上之清風嶺王氏仰天竊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即嚙指寫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抛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而死死之日距今八九十年石上血漬起如新寫時不為風雨所剝蝕官府樹石刻碑於死所兼立廟

像表於朝封貞婦先是岳州破時襄陽賈尚書子璜之婦韓氏乃魏公五世孫名希孟年十有八為遊卒所掠以獻於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當陣推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朔方今有警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

何肆大青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代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崗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昞鴛鴦會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一方遭劫掠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控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

邑不改井我本瑚璉詎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翹蛾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韓氏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氏有令

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未晚也主者喜諾即嚴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已投大池中而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

里夜夜岳陽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罪人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煜然在簡冊可徵也後有一人以為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啗指題詩似可哀班班駮駮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為惡指正為邪譏忠

為奸曰廉為貪者視此其亦可以少警哉元楊廉夫亦有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風後夜血書成祇因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

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鳴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生一子

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

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狀益顯古云至誠可以貫金石自有神理存馬

汪元量字有大錢塘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童兒賸遺追徐福厲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更籌殺六更風

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頃之隨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
故宮人善詩相見輙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
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
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
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
名入侍鼓一再行駸駸乎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
也遂懇乞為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

釃酒城隅鼓琴叙别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珙送以詩云客有黄金白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塘往來彭蠡閒風蹈烟裝倏無定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跡遂傳以為仙（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秦少遊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為絶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汪詩祖此）元量自號水雲子一時士流多題咏其事江廼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

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
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
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王麟兒魯逐鑾車入紫
闈王母窗前窺面日太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
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黄金
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
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
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黄

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水雲子題王蕭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零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

元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心腹至正壬辰秋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

殺人哉凡家之貨寳皆我所蔵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以與將軍不吝冦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争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令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云

家範第二十三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謁以二婢挾持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呂大防字微仲謚正愍其兄大忠字進伯弟大臨字與叔大鈞字和叔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陜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曰界以中霤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

府父曰華尚康寧且具慶馬厚卿夫婦偃然居東
序時人以此别二公之賢否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
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
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曰執饋馬於朝路遇諫議
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
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
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

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時人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韓宗魏億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

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屢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韓忠獻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共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至門下侍郎為本朝之甲族韓魏公琦亦謚忠獻

呂希哲字源明正獻公長子正獻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

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於齋中索紙墨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為誰對曰書表司適閻運使發書來祇應總得遣之去却呼安國來曰有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

發書汝當伏事我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遺發乃退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刋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孝肅子也據史孝肅無子當是嗣子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既終堂其

兄甲敦在原之義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於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為無不善者欲開隙而無其端於時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借輙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伺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樂之好列檣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者馬灌溉壅培不倦其勞也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吾

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犂其地而植之穀乙悔其非且將改之而其室未厭也甲鰥處娶一妾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則訴其主甲因逐其妾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舅姑無以為型以至于此不知伯氏之德宇如是也乃正冠帔而拜於庭以謝不敏卒為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

鄱陽張吉夫介方娠時其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

為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𩀱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闐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熈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記其事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

事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量人物指摘
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
聞於外及今趦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
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斯言為之慨歎非身歷者
不知其言之切當也顔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
游子弟多無學術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躡
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讌
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

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當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用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貴游子弟宜書此於座右

婺源小民詹直紹興九年因醉毆殺鄰婦姚氏法當死其子惠明不在後歸既知乃詣縣乞身代不聽成獄復訴府言無以報罔極恩幸有兩弟可以養母乞代父刑以存父嚙指出血詞甚哀太守曾天游論以無此法哭拜屢懇方盛夏坐府門灼艾頂上哀懇曾惻

然閱狀未竟惠明割左耳擲府廳灑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為州奏而繫之獄俟報父見子罵曰我年老殺人償命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勑至官吏欲驗惠明情之真偽隱詔諭紿以得請擁入市代刑惠明色無悔怖懽呼曰養子防老積穀防饑代父償命情理所宜至市曹始宣恩詔人咸歎美其誠孝時年二十有二曾又狀上乞量加恩賜以勵風俗於是命所居曰嘉福里曰孝悌

賜錢三萬帛二疋米二斛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旦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歷交收飯熟按歷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

夜則巵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曰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程公鵬舉萬里在宋季被掠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掠得宦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妻自內出見萬里面有淚痕知其懷鄉即竊謂之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撻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以蔭

補官迨元朝統一海宇程為陜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别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鬻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

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與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陜西重為夫婦焉

輟耕錄所載如此一本作彭城程萬里尚書文業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忤時宰懼罪潛奔江陵未及漢口為元將張萬戶所獲愛其材勇携歸與元配以俘婣統制白忠之女也名玉孃忠守嘉定城破一門皆死惟一女僅存成婚之夕各述流離甚相憐重云云

宋稗類鈔卷十三

宋稗類鈔卷十四

常熟潘永因編

志尚第二十四

晏元獻公雖早貴而奉養極約唯喜賓客未嘗一日不晏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至數行之後

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聲伎曰汝曹呈藝已畢吾亦欲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章子厚嘗言神仙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置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其傍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上

語雖近奇亦或有是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容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眇冥吾一夫區區之誠安能必其盡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清在軒檻取家篋所寶袁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

絶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一帥遂竊去以市畫蘆雁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守是郡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髪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為貿畫者之蕭斧也一云晉公始典金陵陛辭日真宗出周昉袁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絶景處張之公遂張于賞心亭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

不停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檻曰平仲

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

復題於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

撫湖南留詩於寺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

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

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

盡是人間第一流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鎮

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劃襪步於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韻致

楊褒華陽人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絶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

牀坐調曲葢紀實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陳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宋敏求字次道

父宣獻綬父子繼世掌史人以爲榮

韓魏公爲相兼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范富歐陽過於別白所以邉忌日至朋黨亦起

方諸公斥逐公獨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公嘗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

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

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

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

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

龍寒人謂公身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

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司馬温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宫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遂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徑山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

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叙之以為遊録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鎮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髙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為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時乘安車駕黄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

遂一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飫數日徐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温公户名園契富鄭公户名莊契王郎中户名若使今人為之得不貽寄户漏粮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時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

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韓黄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

登車上馬而去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容無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耳

德隅名 純粹文

正季
子

蔡魯公喜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少閒亦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於延接不得已一再見則疲憊不支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凡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對客則病

韓持國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

對斜聽

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旦食罷必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卧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蘇子瞻在黄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説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絶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作也荆公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其後公捨宅為報寧寺寺今亦廢而墩巋然獨存

王荆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王鞏嘗謁之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

公何之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乗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遺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為食之蓋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荆公性簡率不事脩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已然為館職日韓玉汝嘗拉與同浴於僧

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弊衣俟其浴出俾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為異也及為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於食肴未嘗有所擇何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曰每日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其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近故食之初非

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多疑其偽云

子瞻初謫黄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弹擊江水與客為娱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嘗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為題字而挂適高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墮地大笑

南唐李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所畫親筆題鍾隱筆

三字後主甞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
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凡無後主題筆者皆非
也一云畫家實有鍾隱其人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佳
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
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游盡醉而返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
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坡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萬松亭在某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之云十年栽種百年稀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庫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氷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記鄱陽倪佐

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正謂此也

蘇黄門轍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黄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東坡聞之曰子由直欲踰垣閉

門矣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於山壁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參軍過而留絶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黄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為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脩竹院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也此頗有前輩風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

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即真師能刻之石否

姚舜明廷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張文潛云范丞相堯夫司馬太師君實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温酒大杯滿酌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稅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閒知是李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盧秉侍郎嘗為江西小郡司户參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遂超顯仕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

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可採然傲視公卿公欲見邀之數四卒不至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求於丞相丞相名我來若如此我即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公又使人謝而名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賈昌朝字明遠真定人謚文元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韓持國守許昌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少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時亦

不吾待也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别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覔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翼日自

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絶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再見

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挺之子明誠字德甫在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菓實歸相對咀嚼展玩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

向惋悵者累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扎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懐中不得飲而起靖康中遭亂奔徙所蓄漸散盡未幾明誠死再適張汝舟時至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

下材時皆笑之有漱玉集三卷行于世其聲聲慢一詞尤婉妙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黄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忺摘守着窻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黄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韓忠武以元樞就第絶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

小縣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丹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多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

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

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有一士貧甚夜則露香祈天日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

者皆是益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禄也

葉少藴夢得言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蠧敗今歲出縣之間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日至仄

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每晚凉即相與飲三盃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陽公詩有一生勤苦書

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輒慨然有當於心也

陳少卿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唳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為詩戒子孫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隻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

來澗未必枯髏就此埋凡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曾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劵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

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斸破中庭一畝苔主人白髮手親栽即今誰識清貞節須向三冬雪裏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踈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林時隱建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産矣

宋稗類鈔卷十四